

瘦高個，瓜子臉，丸子頭配上短夾克，成英妹像是二次元世界中走出來的酷美人。被稱為「黑色女王」的她，筆調辛辣，26歲出道以來，作品充滿異色奇想與黑色幽默。讀者直呼「重口味」，可就是看得停不下來。

歷時五年，成英妹帶來新作《寂光與烈焰》，以沙漠越野賽車為題材。日前造訪香港書展的她，和記者聊起自虐又上癮的沙漠賽車和人生何其相似，「光是那痛快就很值得！」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

成英妹 暗黑世界中的一點痛快！



瞧不起大人 走自己的路

按照成英妹的外形，要走各種傳統美女路線一點沒難度，她卻心思很「野」，活得率性。沉迷相對論、鑽研塔羅牌，學藝術、跑賽車，閑時又擺弄裝置藝術和攝影，用她的話說，生活與寫作，生活永遠更重要。

從小就是叛逆的小孩？

「講叛逆有點太嚴重，大家都把叛逆這件事情看得太大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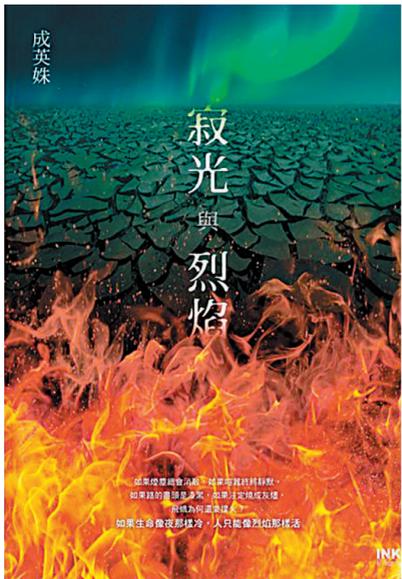
成英妹的爺爺成鐵吾是武俠小說作家，受爺爺的影響，加上爸爸着力打造閱讀環境，她從小就不缺書。「小學的時候市立圖書館不知道為什麼就蓋在我們學校裡面，於是我可以去大人的圖書館裡面看。」她對物理學和天文學特別感興趣，碰上看不懂的內容，當時又沒有錢影印，就整本用手抄下來。

「國中的時候就接觸很多當代思潮的東西，13歲就開始看存在主義、弗洛伊德……當你有很多自我的思想的時候，肯定就不屑大人了嘛。其實也沒真懂，但是就覺得大人很笨。我從那麼小就瞧不起大人，所以就覺得大人你沒有辦法說服我，告訴我什麼是對的。因為我知道的比你多，所以我就會不相信你告訴我的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，或者什麼才是正路。所以就走我自己的路。可能這對你們來說是叛逆，但對我來說是理所當然的。這也是我對現在年輕人的態度，你不要去想什麼是叛逆，只要你知道的事情夠多，自然而然就會覺得不要在原來的框架裡面。你多知道一件事情，框架就會被打破一層。」

浪漫主義與量子力學

喜歡天文物理的少女成英妹，上大學時選了化學工程專業，順理成章。而說起科學，用文字毫不留情痛扁世界的暗黑女王眼中也發出「迷妹」般的光芒來。「相對論在我人生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，就好像後來的量子力學對你的啟蒙，它其實是突破了科學、哲學的界限。浪漫主義才是這個世界的極致，這和量子力學的存在，完全不背道而馳。文學的世界和科學的世界是有抵觸的嗎？我從小就不這麼認為。越研究科學，想像力就越豐富，創造力就越旺盛。」

這也使得她和其他文學出身的作家有了不一樣的思考方式。「文學訓練出身的人，對藝術這件事情要求很高，對文字的要求也特別高。可是對我來



說，文字只是工具而已。」成英妹說，對作家而言，文字能力當然很重要，就像她的好朋友駱以軍，可以用文字精確描述意象，這正是文字的必要性所在。「但文字本身並非小說的本質，這是我自己的定義。現在有一些這樣的現象，有些學文學的人有點本末倒置。如果我要把一個我想說的東西用文字層層包裝得非常非常美，看得人要一層層地拆開去找，結果裡面東西那麼小，外面包裝那麼大。你們幹嘛玩這個遊戲啊？有必要嗎？所以我自己重視的是本質。文字的功力絕對要達到，這樣我所聽到的東西和看到的東西才能傳達給你，但本質仍是我所聽到和看到的，它們那麼美，那麼感動了我，這才是最最重要的東西。」

淋漓盡致地活着

成英妹說，從小閱讀的書裡面，浪漫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東西對她影響最大。「我以前看《雙城記》、《悲慘世界》、《唐吉珂德》這些，讓我建立一個信念：你有你自己的目標，哪怕它再不被這個世界認同，只要你認為它是美的，就要去追求，就算失敗，就算粉身碎骨也要去追求。這種浪漫主義對我影響很大。」

她還說，最討厭一些「人生導師」，動不動就勸人「放下」，要「無慾無求」。「我想說如果你什麼都不要，什麼追求都沒有，你什麼慾望都沒有，企圖心都沒有，你幹嘛投胎啊？」人生走一遭，難道不就是要熱烈地活着？

如此意志強勁，成英妹卻說自己是一等一的悲觀，是「虛無主義者」，覺得所有的事情都是虛幻，所有的追求都是一場空。這種虛無構成了她以往作品的暗黑底色。直到她闖進沙漠越野賽車的世界，人生似乎發生了翻轉。

五年前，成英妹開始嘗試沙漠賽車，加入車隊的她和一群糙漢子日夜相對，奔馳在一望無際的黃沙上。長距離越野賽車和其他賽事不一樣，可能一個賽段就是八百公里，一站比賽就要耗費十來天，只追求開快車，可能根本到不了終點。「沙漠地形險惡，對車子的損傷很嚴重，你要快？快就折了！重要的不是要開快，而是要抑制自己開快的衝動。」這對她來說就是最好的人生隱喻，「眼前所追求的東西都是不真實的，一旦拉長遠來看是個不一樣的東西。賽車你追求的就是最後的名次，然而名次這東西只發生在終點，跑的過程是沒有名次的。」

跑在沙漠上，誰都想在終點可以站在獎台上噴香檳，可通常十有八次這樣的願望會落空。但漫長的賽程中，可以不斷挑戰自己的極限，然後在荒涼的大漠上看着中秋的圓月流淚，和隊友一起煮一杯茶。賽車沒有讓成英妹變成樂觀主義者，但卻讓她無比珍惜當下最真切的生存感覺。「所有東西都是虛無，這件事情並不覺得會有改變，我也不會突然覺得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光明美好。但就像飛蛾撲火，明知最後是毀滅，但在過程中，你體會到了那個不惜一切的感覺。可能最終你想要的都不會有，或者就算有了也不真實，可是不重要，做這個奮不顧身的動作的時候，我就要那個淋漓盡致的感覺，哪怕最後是一場空也不在乎。」

於是《寂光與烈焰》仍是重口味，但色調卻有了變化。「我絕對不會騙你說人生是光亮的、美好的、善良的、浪漫的。我要告訴你的是，我早就告訴你人生是黑暗的，告訴你你那些小確幸完全不存在，你想要追求的所有東西我告訴你，全是假的。那這樣人生還有希望嗎？不是應該立刻去死嗎？但我就告訴你我都已經告訴你是假的了，但你還是可以得到別的。我追求的是一場空，但追求的過程裡面其實擁有了一切。」

明知得不到，還是拚盡全力，因為「光是那痛快就很值得！」

旺角暴亂血色之夜的「前世今生」

文：夏陳 書評

二零一六年新春，一陣沖天的火光劃破了沉默的夜色，香港的鬧區旺角發生了近五十年以來的最嚴重暴亂，多名暴徒攻擊警察，甚至在街道公然毀壞公物、縱火。

二零一四年的「非法佔中」埋下的種子，在那夜結出了惡果。香港，似乎就這麼被分成了兩個世界：「暴亂前」與「暴亂後」，然而不少深黃媒體及團體，卻依然顛倒黑白，公然企圖一而再再而三為暴徒「洗白」。旺角暴亂絕不是偶發和孤立的事件。是社會對佔中違法行為的容忍，家長對政治走進校園的漠視，市民對社會極端抗議行為的沉默，累積造就了旺角無法無天的黑暗暴力。

現在，一本名為《血色旺角前世今生》的新著，希望從一種更為全面和理性的視角，重新審視那場暴亂背後的根源，以及那場暴亂將會以何種姿態，左右香港社會未來的走向。而當中的八位作家，也來到香港書展，就旺角暴亂後的社會議題展開對話、與觀眾討論。

「『非法佔中』是上半身爭取民主，下半身被港獨綁架，在旺角血光之夜後，就變得愈來愈清楚。」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在本書中如此評價道。

暴亂發生後，某些「深黃」團體及媒體，依然選擇「掩耳盜鈴」、「護短」到底：泛民主派不敢出言譴責、甚至噤若寒蟬；宣揚「港獨」的港大學生

會刊物《學苑》，在其文章中將暴徒攻擊警察的「磚頭」，讀為「更正扭曲秩序的抗命呼聲」；有媒體對警察為自保而鳴槍示警的行為作偏頗報道，有些甚至倒因為果，稱暴亂者是為了維護街頭小販的權利……網絡新媒體的加入，更是將複雜的現場情況簡單化，殊不知這些小販團體，沒有暴徒那般的「花花腸子」，實話實說他們「絕對反對暴力」，因為這最後只會損害了他們的生計。

本書作家之一潘麗瓊寫道：包容、尊重和談判才是王道，激進、杯葛、抗爭只是死路一條。

隨著直播視頻的揭露和事件的調查，直觀地證實了這群暴徒的有所預謀、虛偽懦弱。那些深黃媒體亦開無恥再為這些暴徒找到推脫之辭，相比二零一四年「佔中」發生後相關書籍的「井噴」，對於今年旺角事件，市面上卻甚少相關出版物。

《血色旺角前世今生》則勇於打破壓抑的沉默。全書分五章，從旺角暴亂「今生」的記述「旺角那一夜」，到「不能忽視的青年」、「泛政治化的破壞」、「香港政治的出路」到「未來香港角色」中的危與機，以追溯旺角暴亂「前世」的線索，梳理暴亂火光中的「光譜」，探求香港未來的出路。本書由《亞洲週刊》「香港評論」與零傳媒《獨家》微信平台「中環一筆」攜手推出，全書收錄包括知名專欄作家屈穎妍、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雷鼎鳴、《亞洲週刊》總編輯邱立本等在內的十多位作



《血色旺角前世今生》
作者：屈穎妍、譚衛兒等
出版：明報出版社

家的精闢文章。本書的作者，是來自媒體界、醫生界、律師界、經濟學界方面的專業人士，也是長年關注香港問題的人，無懼「深黃」傾向的網絡語言暴力，以德、以理、

以法指出旺角暴亂當中的種種不合法、不合理，揭露暴徒「違法達義」的無病呻吟，扭正某些「深黃」媒體的扭曲報道。

正如書中作者雷鼎鳴提到的，「『佔中』失敗後，有些人希望將組織暴力升級，以為只要政府反撲鎮壓，他們便可博得更多同情，使『公民抗命』推前一大步。」

香港究竟是繼續沉淪於政治爭拗，自我耗損而裹足不前，還是重新回歸經濟民生為主的正軌上，在國家「一帶一路」的規劃中發揮獨特作用？只望各位有心之士，都能認真思考如何為香港謀劃新出路。

書介

圖文：草草

虎地貓

作者：劉克襄
出版：中華書局(香港)



記錄書寫+行為攝影+繪圖作品+詩句詮釋，作者劉克襄旅居香港、於嶺南大學擔任駐校作家時，意外撞見一處貓之國度。那是他尋覓多年的理想觀察地點，於是他日日巡查三回，以動物行為學的角度，記錄了數十隻虎地貓的日常和互動。本書有別於坊間充斥的療癒系貓書，作者凝望的不是一隻街貓某時某刻的萌樣，而是街貓們的現實處境和網絡關係。

黃永玉給孩子的動物寓言

作者：黃永玉
出版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



「動物比人好，動物不打孩子，人常常打孩子。」黃永玉這樣宣稱。《給孩子的動物寓言》以動物切入，為孩子介紹寓言。內容摘自黃永玉《永玉六記》中有關動物的插圖與短句，畫面充滿童趣，而根據動物特徵寫成的短句或故事，既寫動物性，也借喻人性，或諷刺或調侃，有時引經據典，有時簡單直接，可以引人發噱，也可以令人深思。

流年物語

作者：張翎
出版：時報文化



《金山》《唐山大地震》原著作者張翎，睽違三年全新長篇小說。全力千里迢迢來到巴黎，將一隻卡地亞戒指扔進塞納河中，河水見證了她的痛楚。當初滿不情願卻被父母拽進成人世界裡的小女孩，在無知懵懂中，嫁給了長久受恩於父親的男子。回過頭看，她竟重蹈了母親的宿命。張翎以嶄新的結構形式，書寫一部近六十年的家族故事，揭露三代人物過去不為人知的苦楚。書中故事從一九五〇年代寫到當代，裡面有生離死別，有家國變遷。流年如逝水，小城裡的故事背後，有共同的時代命運，張翎認為是貧窮的無情捉弄。貧窮是這個時代的標誌，造就了恐懼，背離了家鄉，貧窮拖着巨大到沒有盡頭的影子，覆蓋這家人，影響了好幾代的命運。在窮得連名字都懶得取的年代裡，這是部惜物、憐物與失物之書。「眼開則花開，眼閉則花寂」，力臻物我合一的美學手段，張翎透過物件移情，書寫時代記憶。每項物件都帶着疼痛，見證家族眾人在紛亂世道中的劫難。

閻連科憑《日熄》 摘取「紅樓夢獎」

香港浸會大學日前宣佈，內地作家閻連科以小說《日熄》奪得第六屆「紅樓夢獎：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」首獎。決賽委員會的評語指出：「《日熄》以中原大地的『死亡儀式』（葬喪傳統及其『變革』）為發端，展示了道德秩序和價值的崩壞，擴展到『日頭死掉、時間死掉』的末日奇觀。閻連科先生以一個14歲的鄉鎮少年作為敘述者，發明了一種如泣如歌、具音樂節奏的語言，以繁密豐富的比喻重複地『叨叨』着，向失去了靈感的作家、虛空和高天諸神呼號，說出『世界黑夜』。閻先生堅韌而又充滿爆發力的文本實驗，再次給文學讀者帶來驚喜。」

記者會現場電話連線閻連科，他表示去年春天開始寫《日熄》，但過程很艱難。「這一代作者的寫作對宏大歷史敘事非常關注，我想在這一點上發生一點變化，回到個人、對人本身的關注。整個故事發生在一個晚上，時間很短，這對長篇創作來說也是挑戰。」雖然小說只耗費半年就已完成，但修改至少十次以上，「每天都在改，打印出來的稿件和寫字稿差不多高。」他又笑說，三分之二會用來請愛好文學的大家吃飯，剩下三分之一留給自己。

此外，獲得本屆紅樓夢獎「決賽團獎」的，包括甘耀明的《邦查女孩》和徐則臣的《耶路撒冷》，而吳明益的《單車失竊記》、陳冠中的《建豐二年：新中國烏有史》和遲子建的《群山之巔》則獲得「專家推薦獎」。

文：尉璋



第六屆「紅樓夢獎」決賽委員揭曉閻連科憑《日熄》奪獎。

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-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pp@gmail.com